

記與劉無言論書

長子錄
振錄西

劉憲御史燾無言來余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

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瓮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

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

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尔見前今宗室仲忽及梁師

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

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

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

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盖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者

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

三上言卷之九
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多有古
字若兔蹄涵豎等字宜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
云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
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
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偽作衛夫
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泉云乃有懷琳厥跡
竦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
有所做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
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類疑亦做
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草他書傳世者

鮮矣余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
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
耳第三卷最多今秘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
分明題曰做書不作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
編彙殊不曉特取其名以入錄故與真跡混淆却多
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
言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
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
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
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

大夫 給事中世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褒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摠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襍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楮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

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蠻碑甚完全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園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爲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法也又云續帖中春朝散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法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字甚怪放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工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

王氏書苑卷之九
三十三
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書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李媿鼎伯彥奩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

爲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書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問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母翁

侮成人今本女無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誕女

有近則在乃心今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各翁

中各誤爾惠服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天既付命

今付曰陳其五行今日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

懼今亮作度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毋曰兄

無皇則兄自敬德兄作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是罔

顯哉厥世今哉文王之鮮光今作通殷就大命達殷

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孝于惟孝今于朝聞道夕死

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

知津耷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耷而不輟子路行置

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乎其斯而譬諸宮牆今諸賈

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

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

若曰在於蕭牆之內盖毛周於今論語無盖氏毛

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

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

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

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

之末題云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書上臣下皆缺

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已亡無以

王氏書卷之九

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楨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草書書跡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中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令按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隲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已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

三氏書考卷之九
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叛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者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騭討之二年冬始

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各召騭班師據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騭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日月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謬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攷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辯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氏

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傍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制如磬折稍利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秘之迹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或冶氏之職也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旣謂之啄則若鳥啄

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啄又胡垂秘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名也按陶弘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銘曰非公孫蠆之鼎其銘曰蠆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案太史公秦皇帝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鉤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

今所名爲干將者亦銅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又按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况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况形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礪其銛至可以剗玉雖楚鐵劍之利亦無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爲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爲者亦奚足怪

鷓鴣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跡鷓鴣雀賦者及得張芸叟
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僞帖也按草法亦如真行
孳乳寔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
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至
隋唐以來始省爲扌如此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
草書是也今僞書鷓鴣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法此一
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錄類
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忘去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
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未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
井人所作俗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世人語唐世

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
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又未有靜華二字乃摹法
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
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
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僞帖又畫其像而僞
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
悟以爲筆法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
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
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
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墻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官瓦十餘枚若今人甯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珎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帖中云大駕歸定

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按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珎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珎狀封此珎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啓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留其子珎領陝節度事光啓在中和後此珎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元年卒師範始爲留後余以此攷之是

五石書苑卷之九
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著其望
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是珎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
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法帖續
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筵不能辨也此猶亡
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一帖省其
文別爲帖語及強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
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
乃擿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強爲王衍書

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爲王一之書取汝州東

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爲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
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爲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
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爲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
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
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襍以寶章集中五
慈字薛稷帖中襍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
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如是者不可
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
必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

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

二館辯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益延壽三字其瓦徑尺字書奇古即此觀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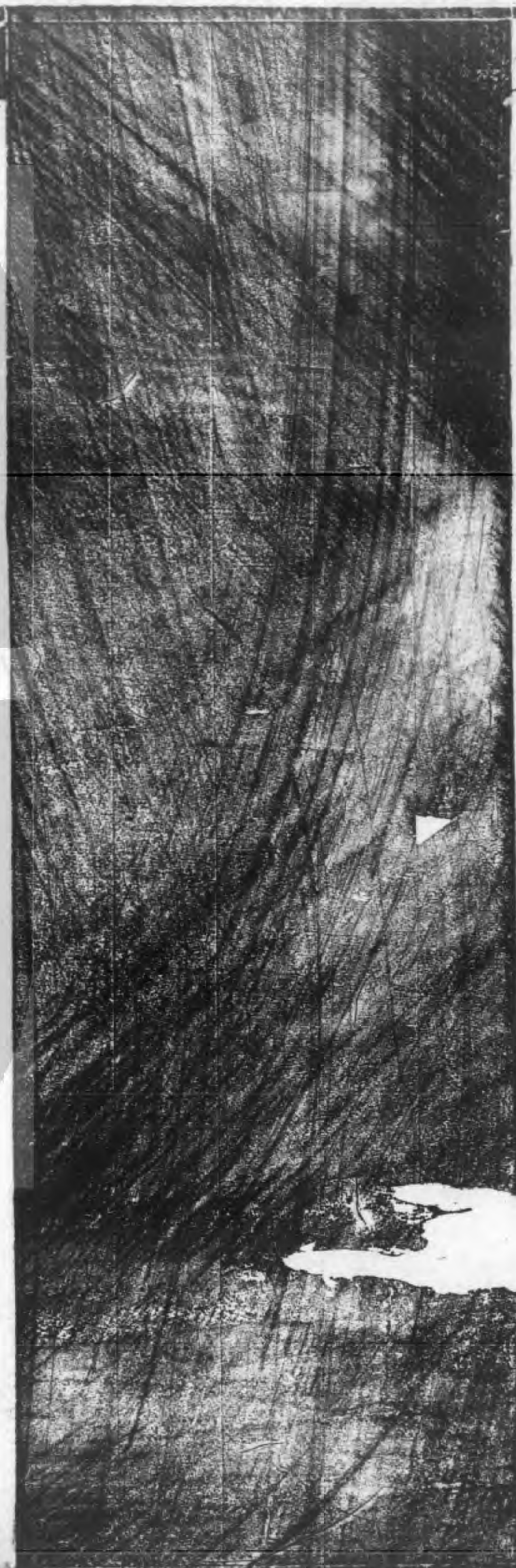
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館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鵠鶴旌旒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神仙勤勤如此卒不遇真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仙卒皆仙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然在定分也

鉅仲医辯

劉原父鉅仲医銘以隸寫之云鉅仲作寶簋擇之金鑿銳鑿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旋糲米用饗大正

音王寘飶具召飼鉅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具踰餘

同音鉅仲眉壽所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非鼎乃甗也蓋甗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兩目之間非鼻乃

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巳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爐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號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是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璫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民安二字不明長保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暘節五資一親下一字不明凡三十字內有二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鑑遠甚

永建石章辯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珎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未
我有也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意不以其魂無
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不故云我有之來歸上
一字與隸法同疑是疾字意謂尔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石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
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
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
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

之園林以白頭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
見託若其墓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
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壟荆杞列樹拱矣豐碑
缺然則其立碑蓋在墓後之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
元二十三年皇父墓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
但攷其葬年故誤耳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
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遷成都即浮江東欲適
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
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
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字舛訛 又至郾

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邸便言移華州滿
還京一節

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遊惠義寺等
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
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
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矣原叔以
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尹前非是
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
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三序因
正之

論飛白法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
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
馳矣又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
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
毫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
白書正用毫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增縹緲縈舉之
勢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 孝皇帝睿德之紀及
牛口紀功碑 唐太宗飛白 此作皆有毫筆點
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

髹刷然以書殊不用毫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亦壯之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下見二人以聖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使用聖帚盖用筆効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聖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盖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縈舉謂之飛而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帛爲白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法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榻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弓開注云真告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告所謂弓即卷字盖從省文真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真告以此字即篇字盖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讀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

璞疑二女者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殊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爲詳確據列仙傳江斐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之非也余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法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窈然無間蓋去古旣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眼未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狂恠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

王氏書苑卷之九
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少之哉若懷瑾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妙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厝筆處徒規規強効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門古人之原教

俗士之

於書家爲患

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

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大勢失矣欲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迹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跼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心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字必欲數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縱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法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真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真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兼於二王許據書乃是學楊字體勁利偏善爲寫經畫符與楊相善鬱勃峰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草廼能而正書古拙隱居見從道思善別法書歎其神

識今觀三君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尔三君書跡今無復存獨唐竇泉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竒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稀安得隱居道思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跡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格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

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羞澁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二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刻雖差近古然終不脫穠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迹夸詡以爲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
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追唐賢而
筆勢超超意生褚薛上矣比來米襄陽號知古法然
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踈闊好摹
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跡同然比李建
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輩

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千文
一卷乃是集其字爲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須他日
見乃可辯真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汝南公主
墓志積時帖齋會帖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
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迹及反覆徐觀至鴈
門雲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
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騫而不離繩矩之內猶
縱風鳶者翔戾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

飛刃歛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鳳飛騰
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
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竒從而效之失其指
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夫大方亦
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
觀其論度數刑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
所以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
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
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爲旒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
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員如幢下復數層紅羽
鬚鬚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
亦頗類此其首亦員相去尺餘有數層員板以鼈牛
毛綴之亦鬚鬚然蓋析羽之遺法然漢節但旌節之
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
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
所持節俱無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懸一物
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鍾銘說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
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
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
題云据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則
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襄公至桓公爲公十二公此
鍾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
柏翳爲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
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
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公
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

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爲附庸則至
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夫襄公始爲諸
侯則如歐陽說至康以桓公爲十二公然據銘云不
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謂皇祖奄有下國蓋
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蓋亦國
也况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
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爲成公作無疑矣又所
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而歐陽
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鍾者爲十三世亦
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君者固自桓公

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按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按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

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第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傳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傳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覘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按古敦之有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馘敦牧馘姜敦之屬率皆有欵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抵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欵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

既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雌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雌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圓觚說

按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爲多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爲觚稜圓者但觚而已昔人所謂破觚爲圓故或稜或觚具此二制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間可握可拱蓋臣拜

君酢跪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笏日相爲用故其爲拱握之制而其腰間有穿若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沉酒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周狸首豆說

按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賓毋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趾此豆之足殊類祖癸雖治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其側獸面若狸

首者案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狸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爲名狸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爲乾豆蓋以祀事爲先此豆飾以狸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欵識悉同而文字剝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

是之爲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美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毋舟毋尊鼎而周器之托文有曰史穎作朕皇考釐仲王毋舟毋尊鼎欵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穎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鮪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有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石父虢公也未嘗爲史爲晉之伯石乃揚食我蓋非天子之命卿弗可

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周與舟
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太姒
號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名考之釐仲者史
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
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
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巳配子則
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甚
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散敦文曰乙子今此鼎
文曰巳子是也或曰戊與巳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
巳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

十日若甲與巳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巳子乃甲子也
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子卒章曰用
斲縮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
絕故曰縮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
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饗餐
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窋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
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案其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
巳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

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解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戴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亡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

第銘以非公孫薑之鼎第名以薑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盖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繼之餗鼎繼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繼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繼為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鈇鼎字畫體一而鈇鼎之盖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

之器耶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繼女及微繼亦人名第字畫意象視鍊鼎爲古則微繼與繼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繼耳

周方鼎說

按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寶盞惟陀員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爲度曰尊彝以其陪二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盞故曰寶盞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

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目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款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爲祀器著自作之時而爲養器異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蓋亦推已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燕饗器乎鼎之四

五氏書苑卷之九
五九
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口其文鏤也合則爲饗饗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於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徵肉泊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餼鍾說

右二鍾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餼鍾走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按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羊走班固自稱曰走亦不在厠枝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

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尊師賡之文考夔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鍾異矣是鍾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鍾之制昔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鸞鸞鳳類也二鍾之飾其鸞鸞歟所謂作寶和鍾者按國語冷州鳩之論鍾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

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鍾銘曰昭和鍾而此名曰寶和鍾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鍾則謂之寶和和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雲雷鍾說

按此鍾形製與諸雲雷鍾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鍾鳥鍾於于鼓之側特爲一鳳一鳥以代銘款則知是鍾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爲饗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第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尊說

按禮爵夏以琖商以尊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尊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其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

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爲下矣尊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爲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尊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略爲禾稼腹則雜以饗饗饗饗之爲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掖下山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掖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爲饗貪食爲饗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爲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王氏書苑卷之九
按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寘毋爲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之簋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郤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郤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餽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齊焉非特於義爲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按說文曰盦覆蓋也蓋貯滌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蓋可郤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卬仲孫伯琰之饋盦與此前二盦形制略同然彼有蓋文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爲

宋靛鍾說

右宋靛鍾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靛鍾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鍾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靛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鍾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爲鍾法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

三戶書苑卷之九
之道立根莖也。經即古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經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五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鍾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六經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爲五行

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鍾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爲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鍾之得于今者，惟周爲衆，其制類多。上設衡角，旁傳旋虫，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經鍾也，雙螭咬踞以爲平紐，大晟之鍾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于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錞說

案周官：古人以金錞，利鼓說者以謂其形圓如權首。

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罍于南史稱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罍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筍色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罍于則聲如雷注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綆與南史之說同但罍首巨而圓下乃寢小非若筍也及舂之于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銅磕於罍之首磅礪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第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

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罍之系獸却首卷尾爲雌之狀雌智獸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罍於文从金从孰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於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爲鐘初未知其爲罍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采擇之一焉

漢螭文甃說

按說文甃甃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戲楊雄有覆甃之語雖出於善諛然當時覆此器必以

巾冪之屬爲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幽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抔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美若真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漢小方壺說

案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鈇相類蓋漢世物也鈇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烏渴然所以節水也

王氏書苑 卷之九
此亡有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
蕝之者蓋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
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
陛城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他書皆不見惟見此
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太華山在華陰南有祠集靈
宮武帝起又桓譚仙賦敘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
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爲存仙門爲望仙二書所載
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
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黃某記

王氏書苑
卷之九

九

